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

宋 王安石 撰

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三
賀文太師啓
謝知制誥啓
回謝館職啓

知常州上中書啓
知常州上監司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上撫州知州啓
謝孫龍圖啓
謝王司封啓

謝提刑啓

謝夏噩察推啓

答交代張廷訊啓

賀致政楊侍讀啓

答桂帥余侍郎啓

遠迎宣徽太尉狀

上韓太尉先狀

答程公闢議親書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長之盛宜哲人膺祉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痾阻於稱壽睠睠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踐揚

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宜介多
祥邀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圭景寖長惟勲徳之並隆宜福休之荐
至某官材髙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蕃王室
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跂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

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
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兹居里適阻造門願敘慶之
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
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輔相
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
敘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為聞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佇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晃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

於明靈以時膺於戩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忠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

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奬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為稱敢不内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秘文凡與交遊舉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出公

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校讎多得真才於近歲蓋為其謨謀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某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償未塞然奮功朝路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懐感悉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毋之求屢闕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葢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爲貧直鎛蒙鏐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尚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葢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疎

賊亦至叨逾永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縁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兹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晝土復擾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寛裕得郡便安誠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陋

之質拙疎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宦聊盡為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群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儁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窘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

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庇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汔由恩臨得以理去違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

當逺適顧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覩太平伏惟為上自顧副人所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兹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輙敢用是固辭誠

顧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愊發中臨啓怔忪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薄書之憂缺然竿牘之獻顧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嵜禮之廢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衞生無恙伏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為時所嚮於義

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祈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攷之相仍顧滕書而不暇伏況賢哲異稟神明與休起居安恬福履腴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內明逢時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實在可言之職廟謨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回隱仰裨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徯某早煩教育晚出薦

延方兹辨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未有涯芘賴之心尚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芘先人之樹固存仰高之心惟日為歲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寛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為國自愛副人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蕞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甞不慚退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儁偉天子之所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冐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閒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顧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既祖取道恨造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遑尚

幸仁明儻存哀恕縻身於此望履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顔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為是書辭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畀下吏

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

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車按

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

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

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寖陞之寵倚立以須

伏惟為上自顒副人所望

謝夏噩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為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貺華牋窺覿以思懼恐且媿戚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答交代張廷訊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問

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邈在海濵方條教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畨之土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趍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戣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疏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赩取道阻長緊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

長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其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答桂帥余侍郎啓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為雅故夫何竿牘之

問乃後門閫之廝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畀尊之勢隔

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滑夏之近憂與

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虚

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

粹土木至陋猥承綈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

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懐未

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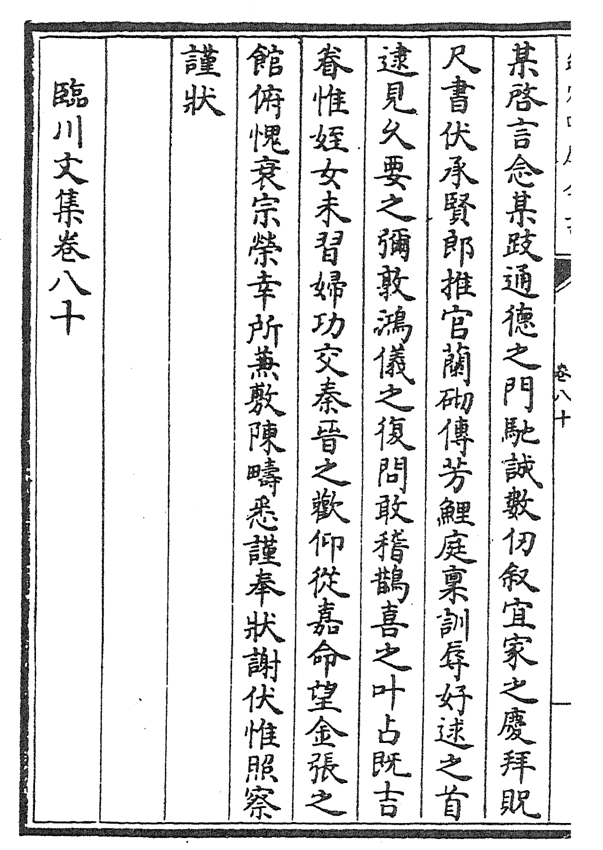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某
阻於官制莫遂郊迎莫趨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久謹
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 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感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
節以累含容之寛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
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
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疏斥徒以

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幕府文書之衆或以為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縁於疇昔因得鑚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奬成將次郊關即趨牆屏其為感喜豈易談言

答程公闢議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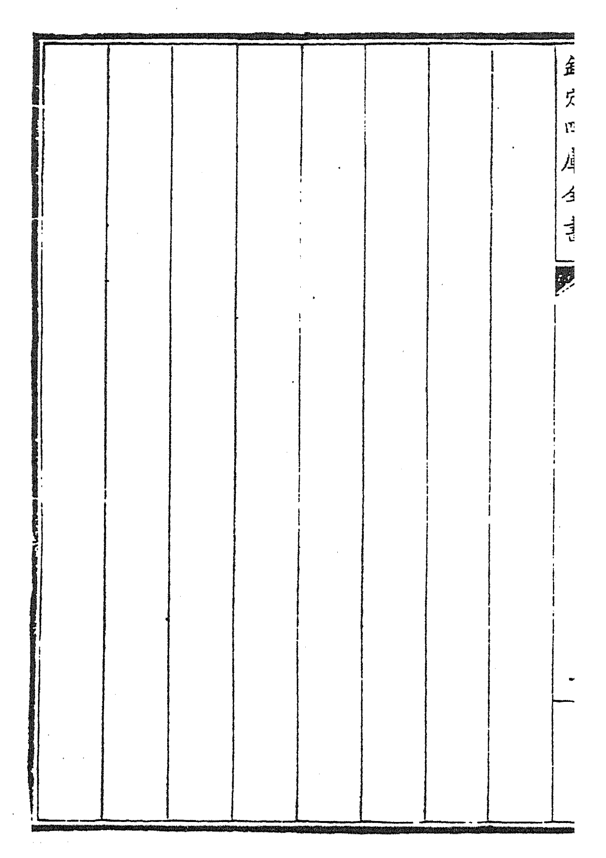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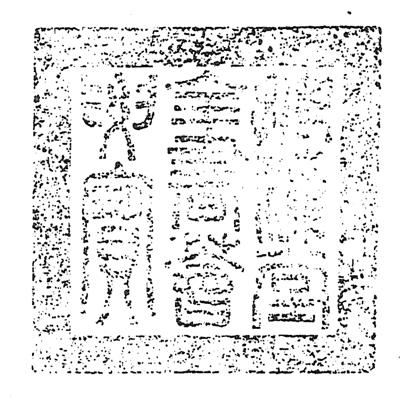
某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拜貺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逑之首逮見久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占既吉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疇悉謹奉狀謝伏惟照察

謹狀

臨川文集卷八十

謹案卷八十第五頁後六行然奮功朝路刊本路
訛露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一至八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臨川文集卷八十一

宋 王安石 撰

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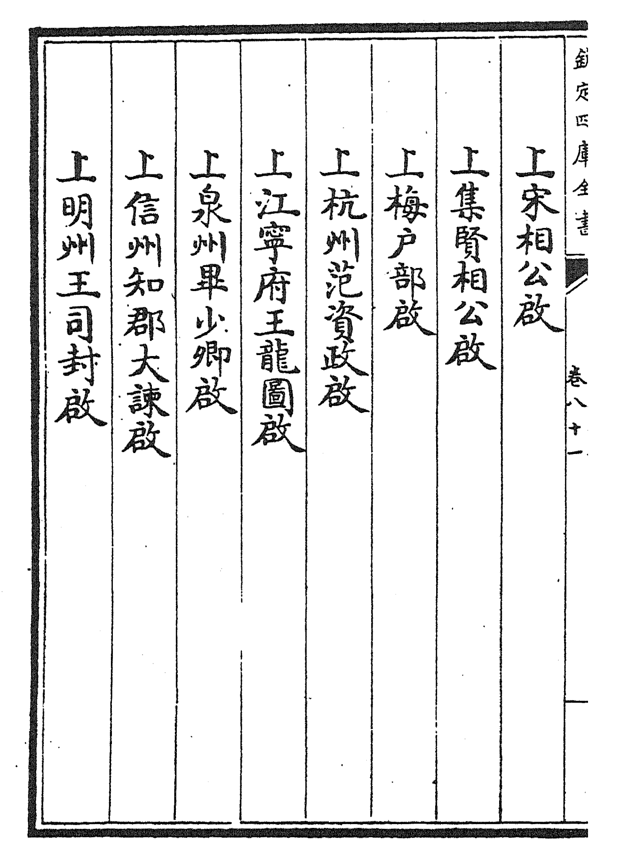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賀慶州杜待制啓

賀運使轉官啓

賀鈐轄柴太保啓

賀知縣啓



上宋相公啟

上集賢相公啟

上梅戶部啟

上杭州范資政啟

上江寧府王龍圖啟

上泉州畢少卿啟

上信州知郡大諫啟

上明州王司封啟

上運使孫司諫啟

上癸運副使啟

上李仲偃運使啟

上通判啟

謝范資政啟

謝知州啟

謝鄰郡通判啟

謝葛源郎中啟

謝林中舍啓
謝徐祕校啓
謝林肇長官啓
荅林中舍啓二
答定海知縣啓
答戚郎中啓
上樞密王尚書啓
與交代趙中舍啓

與張護戎啟
與譚主簿啟
上范資政先狀
謝許發運啟
謝王供奉啟
荅馬太傅啟二
荅沈屯田啟
荅陳推官啟

賀集賢相公啓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荅福州知府學士啓代人作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代人作

賀昭文相公啓代宋宣獻公作

謝及第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襯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依

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詢問之儀當壓於左右其官為國
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傳節所
在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齎上路將前受於
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啟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之
懷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旦以儒雅飾治術以器
業結上知樹績討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吳都按部聳

羣吏之廉隅陜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内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即介圭而入覲佇叅鬷瑕以協具瞻壯律方嚴冲真尚遠希上為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啟

躋榮中肯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踈與情而驩抃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紬祕延閣專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

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

遷左兵之名部賁文臺之美資矜飾端亷敦厚風教尚

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衮之榮某側聞詔聲阻隨賓慶瞻

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啟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浙

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娛之

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得魁壘

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守强濟出天嫻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高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軒陛圖功即膺於寵數屬閫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啟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抃恭惟某官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後

自歷煩任馨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綍之命殿子男之邦凛乎清風聳是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異政

上宋相公啟

此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于磨爲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縢書而寵答優爲禮貌略去等夷緊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興寢伏況某官

風華靈茂天韻閎深早冠冐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為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喦石方圖師尹之賢曽是頑踈終然庇賴尚玆覬薄未即趨馳

上集賢相公啟

為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衮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宫議道賢業熙天爕精祲之

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秉堪輿浩直之氣爲廟
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
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敎化遂
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叅融毀旋屬圜虚耀狼角之色狂
冦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
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燀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盡劉
大憝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
講熙事修舉治綱坯治一陶輔成於醇化簫勺羣慝躋

格於太寧顧惟平進之微獲此庇畀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户部啟

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輿學丕天懿文華國躋榮膴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畫規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轓問俗訪山

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即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

瞻屬臨懷氣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願臻頤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啟

某近遊制壤久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

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縟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羈

瑣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錫復見

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

麻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

間閻恢台賁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啟

某位貌閒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覿見之儀承之一涯彌闊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黄堂訟鮎晝清道遐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看龍圖司祕閣之奥使臺峻右陝之邦均逸方城爲國巨屏帝暉温晬召還即對於清光台座熒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肅宇蔭尚遥伏

希上為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啟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揭來冗局顧委瑣之自為陰想价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詬晝清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庶深出相袞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茲而無巧宦之譏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勳業之舊其最惟孤苦夙佩獎知短羽卑飛已

甘心於杖粒陰虬自躍思遠耀於風雲尚遅堂下之趍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為仰庭角之姿何嘗贄見敢謂玉堂之彦時飛寶刻之音垂責塵容過形譙柄外惟縈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絶俗之器敷揚大業陟降泰庭演潤鑾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彚連亦勞逸之均致銀符補郡卿

福於民艱鴟懸贊謀即稽於天若某海濱承乏守藩未趨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顧

上明州王司封啟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之謡迎貪善政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遂去兹土某竊邑無狀託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啟

近者承顔使辰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濱已虔於命署顧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為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衆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清切之禁伏冀為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啟

海濱重複天韻闊踈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

惟某官材為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寢成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届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啟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顧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惟恩私有過分顧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令馳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為愛己之負歲

時回溥氣候迓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啟

飈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揺旌曷諭伏審某官陞華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將仰芘於公材欣抃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啟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室

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袞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還大政以澤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先台照童烏署第夙荷於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棲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厚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為歲恭惟布宣善

治棲有太和伏以其官美業内充懿文彌飾傳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為九伯之冠行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浸遠瞻依禱頌倍萬等倫

謝鄰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兹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温教奬以謙辭惟兹感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褒以還可拱而俟仰惟

自壽下副所贍

謝葛源郎中啟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闊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褻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風誼親貺書辭追講前人之惟坐忘介子之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重聲舊行孚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猶賴而褒升之

寵日月以須唯慈惷愚其卒芘賴伏惟為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啟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婿高門顧惟幸會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比問州邸云改縣章治所相望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先賜撫存之教曲加奬引之辭雖睦婣之風可以厚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顏恐且媿餘暑謝去薄寒來

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怡有休祥未即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啟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暌隔之遠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為媿則多賢儁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未即趨承惟加調護竚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啟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湶川未嘗得望車騎繼陳悃愊叙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荷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歳萬物同春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答林中舍啟二

幸隣封盻叨綴戚姻仰風誠勤奉問顧鈌敢圖盛意申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既欽承德履茂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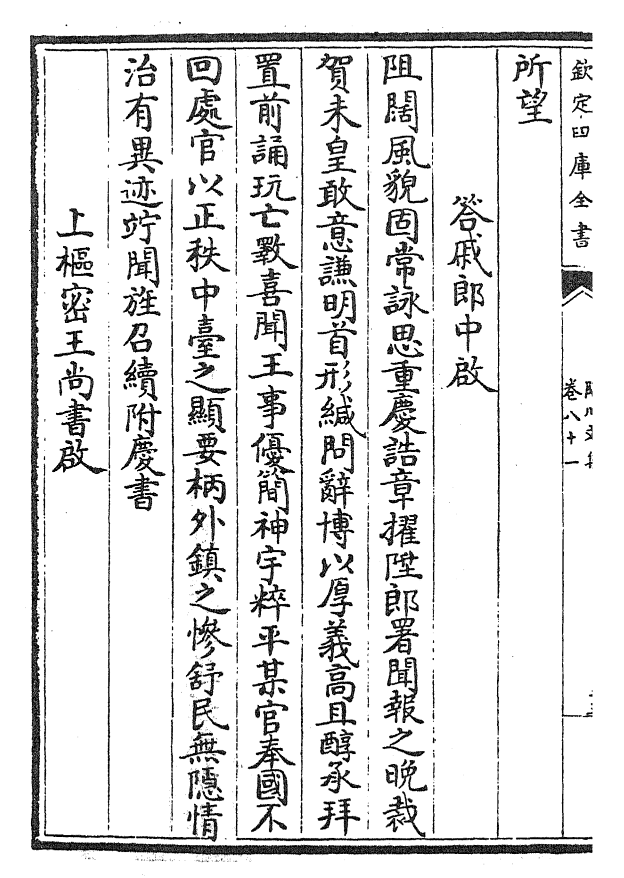
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踈之過未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措陳不旣

荅定海知縣啟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末暇辱重問以相先惟知感悰豈易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愼良副



所望

答戚郎中啓

阻闊風貎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晩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承拜置前誦玩亡斁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奉國不回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民無隱情治有異迹竚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尚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衮輔成欽四鄰之基
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明哲
對越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鬱爲時棟雍
容禁署嘗密賛於睿謀叅貳宰司多委成於治體奮庸
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語之誕頒分鎮臨之重寄居留神
甸爲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萬里聲教所暨
慶抃率同俯念空疎夙叨存記綰縣章而祇役望君幄
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可

與交代趙中舍啓

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啓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盛德尤

激懽悰

與譚主簿啓

爰兹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丐規模惟喜則多非

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斂板即趨於前屏瞻望麾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啟

近持悃愊進叩高明荷温敎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亦旣就道即將造門惟兹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啟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兹疎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先

賜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答馬太傅啓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兹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隆

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二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慰至

深叙陳不既

答沈屯田啟

趨承維舊違去尚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歲云郁沐物且長嬴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藩宣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答陳推官啟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褒諭過情窺覯以惡懼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啟 代人作

恭以禁垣流恩政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輿稟精河岳風華懋美嶢若東南之筠天韻純淪溫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玆為異數允荅具瞻其允位外藩希風上國覩文辯叙彌高天老之台通謁為儀浸遠豆晏之日懽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其官略非世出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禀高明之器光華漫漫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膴仕逮濬明之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洛嗟而倚重懋惟徽數允合膺公命布輻員喜盈觀聽某久從外補遜聽上臚曾馳謅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厚度越于常

答福州知府學士啟 代人作

某啟辭閎義風累更元歷雖疆城之相比愧緘疏之未
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至前
承拜知悚某官鄉材修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汪翔盛
問維高閩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良鎮此襟帶
既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兾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啟 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其官器諶强濟業

履粹明名日起以責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之館方捐事以載功岐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能補郡顓俊熙天即頒寛大之書召還清切之禁某衰晚無狀情契所同顧海上之身寖為俗吏瞻牓中之彦敢附青雲未涯贄見之儀益切瞻言之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啟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叅司樞要伏惟慶慰愚竊以安危所繫文

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于四海三柄萃于一門簡在休辰職総全德恭以其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日奭之謀謨襲韋平之系冑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俗端躋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兹全責欽若壯猷輿誦所同巖瞻惟允昔餽通函谷繄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真宰宜今具美與古兼微某夙附末光雅

傾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目安佔宿邸之移文茫然
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啟

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恩賜及
第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伎猥塵華選冒
榮之辱撫已而慙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官之富
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士如此之
詳得人於斯為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求比詔郡邑

詳延巖穴向非蔚有聲采著在觀聽何以疇上勤佇塞人煩言如某者族敝而賤材頑且疎逢世治文追師鄉道員冠方屨有賤儒之名高文大冊無作者之實吳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家異土歸掃窮閭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為養俛首干進蘄榮逮親適會詔之興毗遂負書而應令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訾其材置以異等捽趨法座輩試殊庭僅成觚觳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抵此厥有繇然兹葢伏遇某官德

厚兼容風華博照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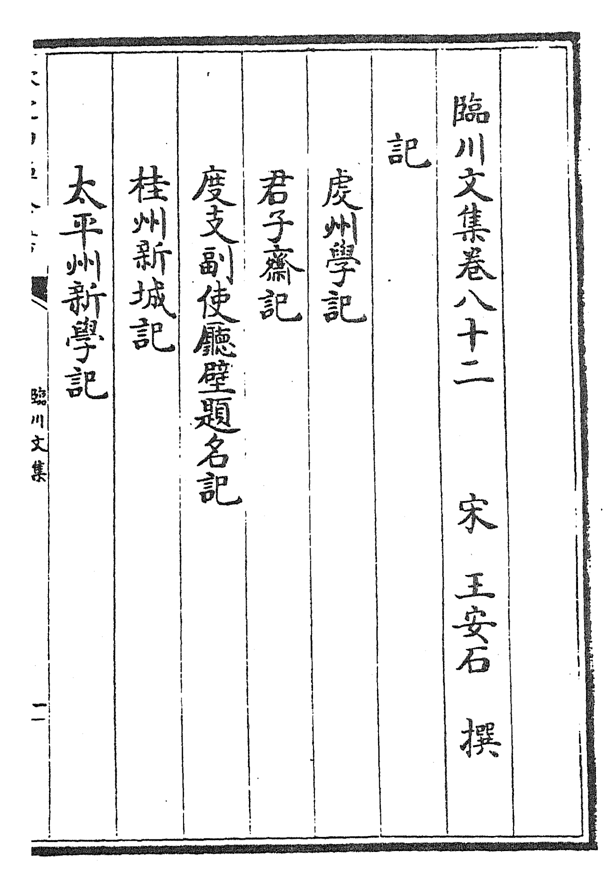
妍悉曲成其稟乘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士階於榮

路敢不審圖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

之守唯誼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汚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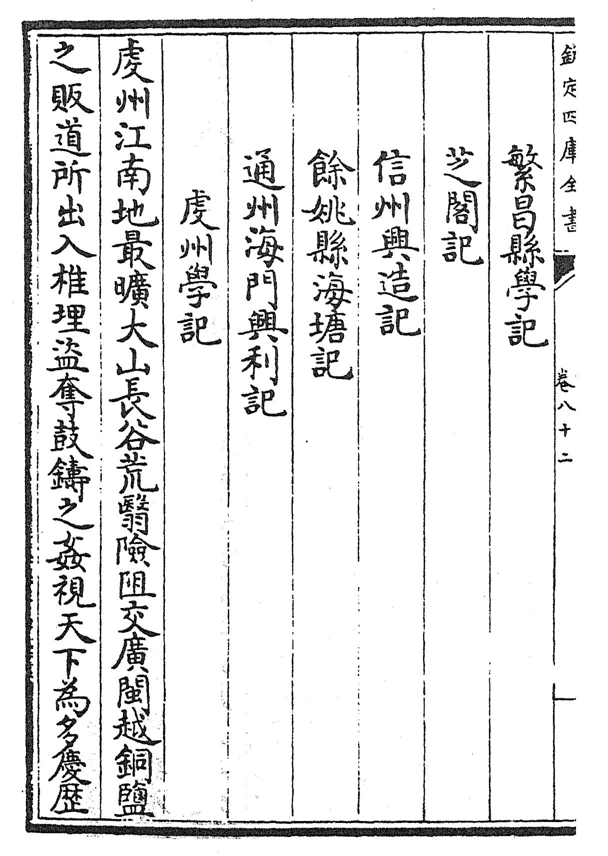
潔之尚庶期盡茲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臨川文集卷八十一


臨川文集卷八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記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歷

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丗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侯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内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

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

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
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
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
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
也葢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
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
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
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歴數

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

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
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
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
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
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
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
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
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葢上失其政人自爲義

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欲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葢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

大夫仁義之材處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
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
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
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
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
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葢稱其位也

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葢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讁者葢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

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齋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葢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査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

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强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

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葢吕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

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葢夫
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
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
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
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户部侍郎余公靖當廣
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
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
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

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横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毁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復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

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
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
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
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
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
全安者葢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
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

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
益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
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
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
定仲求所作侯之為州也寛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
罰戮而州既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興學

以稱侯意侯為相地遷之為屋百間為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為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閎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為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為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為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

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為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鋪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俟之為是也豈為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為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

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為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為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為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庫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為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為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

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工之法而苟欲為古之所為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

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絶幽窮隠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之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葢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産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竒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

益其好奇如此噫乏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怗柔隱訟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

盧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户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

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

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冐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為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為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為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

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致見於是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為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

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為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為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為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為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為吾曽為之而曽不足以為之萬有一人為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為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

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為然既而聞君之為其縣至則為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始終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歷八年七月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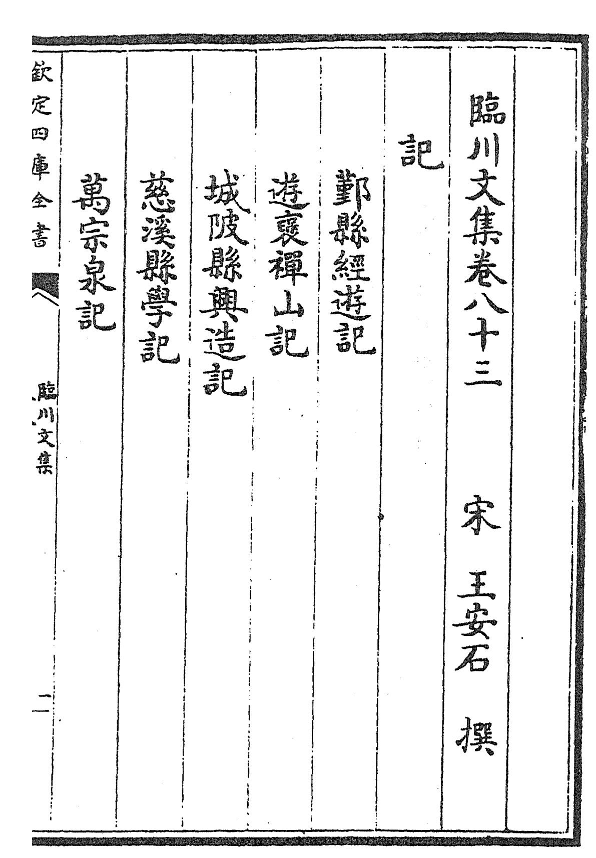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

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敺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䌛之吏自為而不茍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

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幽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文集卷八十二



臨川文集卷八十三

宋 王安石 撰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揚州新園亭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

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

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

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
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
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
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
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
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
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
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

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塟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沖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歷之甲申法沖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

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貸力於邑人以助益為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塋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礱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

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

待閑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

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

中師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
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令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
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
而慈溪小邑無珍産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
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
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
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
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

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歳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沇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為二池池各有溝注

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幾善端請名余為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

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盡有述焉噫何其能也盖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

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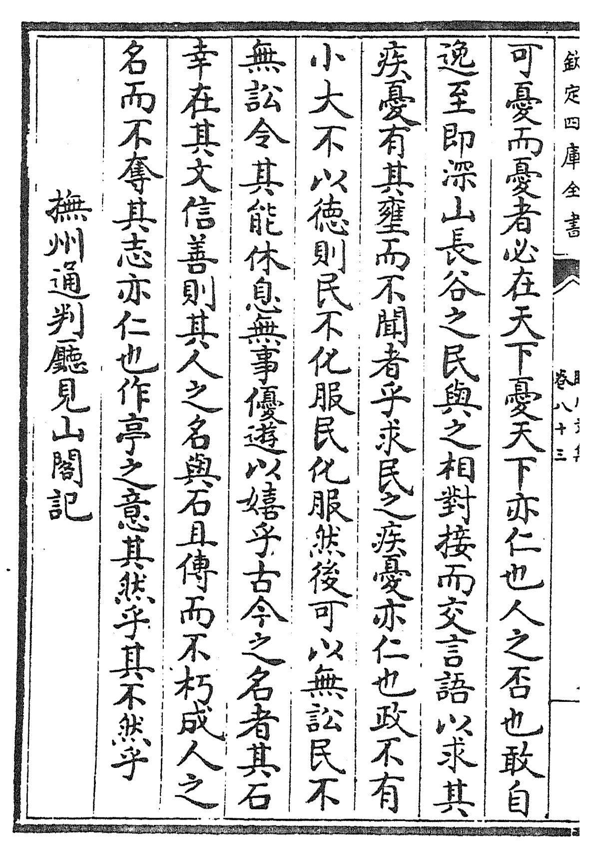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宫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

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為然而全之為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為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歷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為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慨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

而為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
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
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
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踣而無
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
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
而適野升高以望遠其中必有慨然者書不云乎予耄
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



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為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
客升以飲而為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
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
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
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
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
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
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

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

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益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俣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

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傒獨有見於山而以為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蹯若踞若伏若鶱鳶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傒以客為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為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為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傒之所以為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為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為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為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為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匭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

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葢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

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葢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

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瑾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匭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

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
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之書
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其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
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為堂庖廡已又為閣置九
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為之臨川之城中
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為

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為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遊而樂之以為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為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為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令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為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

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

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為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軏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歷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餘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

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獘此無廢已慶歷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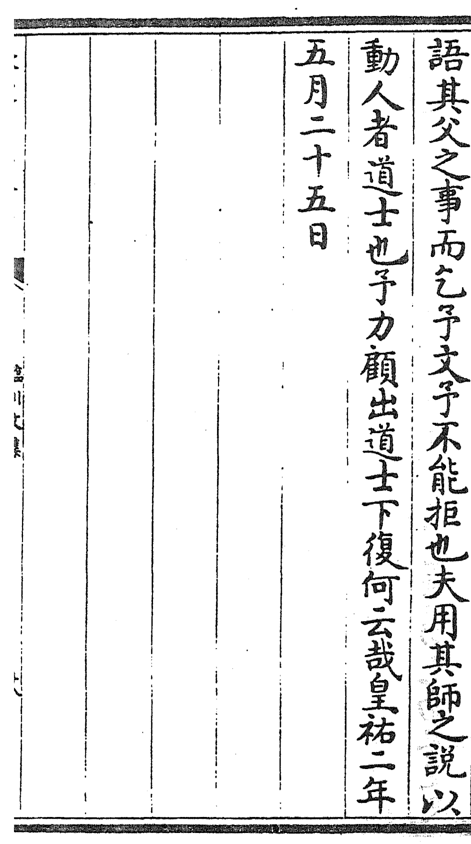
盧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熈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

二十七日睹其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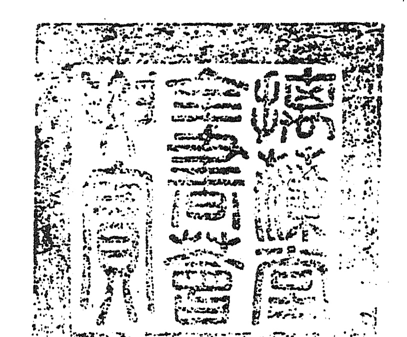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宫歸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戸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寏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



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臨川文集卷八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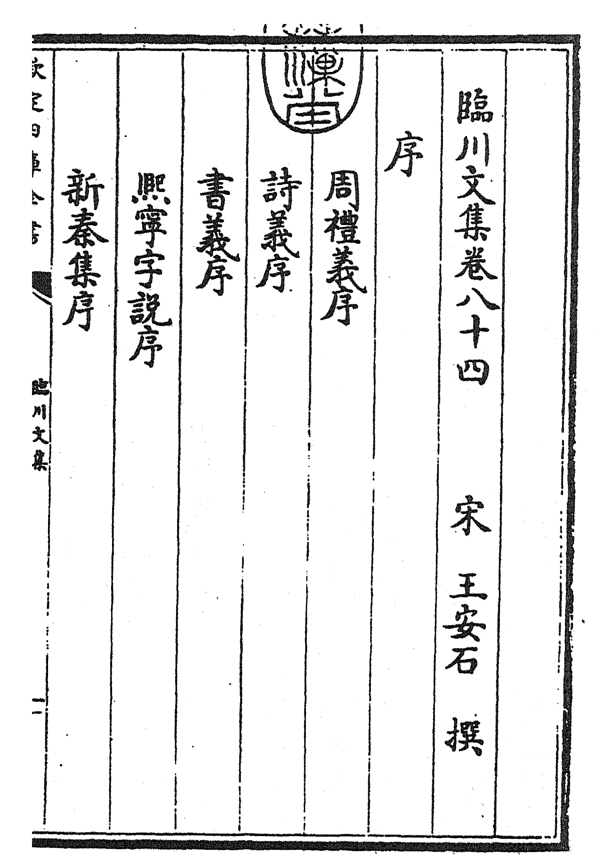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樊少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四至八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臨川文集卷八十四

宋 王安石 撰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

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葢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歴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

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

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

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

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

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

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

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葢其説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内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葢有不足道也微言奥

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

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説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之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秖所以為愧歟謹序

熙寧字説序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

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葢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為二十

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畧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甥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

其藁為二十卷公諱畋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為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㸃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為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録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為朝廷惜也公所為文莊厲謹潔類其為人

而尤好為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葢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

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

翬翟之文章梗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淸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址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葢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

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葢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為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

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其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

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為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説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眠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為之曰孔子嘗為乘田委吏

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早宂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

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
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
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
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
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
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
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勑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為君子所取故悉録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

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

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喣喣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

上下誒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誒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誒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誒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則柰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柰何亦充之而已矣

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

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
厖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
自守不汚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汚者邪子夏
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覯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汚
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彦博也
彦博字文叔為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
慶歷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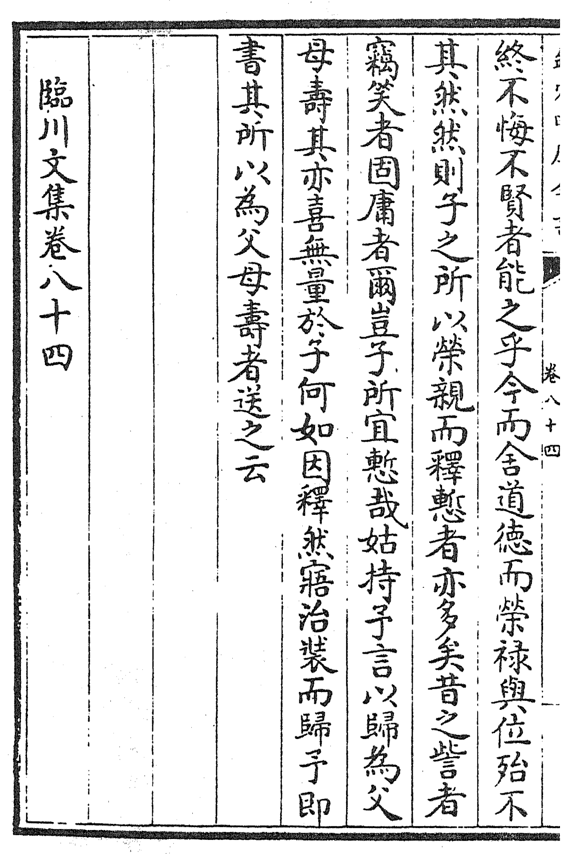
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

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為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産卒無就邑豪以為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敎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

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褎然為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慭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禄與位庸者所待以為榮者也彼賢者道朋於中而禄之以藝雖無禄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



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慼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慼哉姑持子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臨川文集卷八十四